

蘇聯冒險小說譯叢之三



蘇聯 葛·布良采夫著

秘 密 路

下 冊

潮 鋒 出 版 社

蘇聯冒險小說譯叢之三



〔蘇聯〕葛·布良采夫著 魯 林譯

秘 密 路

下 冊

潮鋒出版社

船 聲

PDG

秘 密 路

(下 冊)

原著者：[蘇]瓦·布良采夫

繪圖者：[蘇]瓦·布良采夫

翻譯者：魯 林

校 者：海 燕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零號

海 鋒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海 (0) 沙市一路24號210室

聯 記 印 刷 所 印 刷

上海 (9) 蘇州路920弄26號

海 鋒 出 版 社 發 行

一九五四年六月付排

一九五四年十月簽字付印

●

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三次印刷

印數：30001—40000冊

開本：762×1067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3 $\frac{1}{6}$

字數：225,000字 定價頁：350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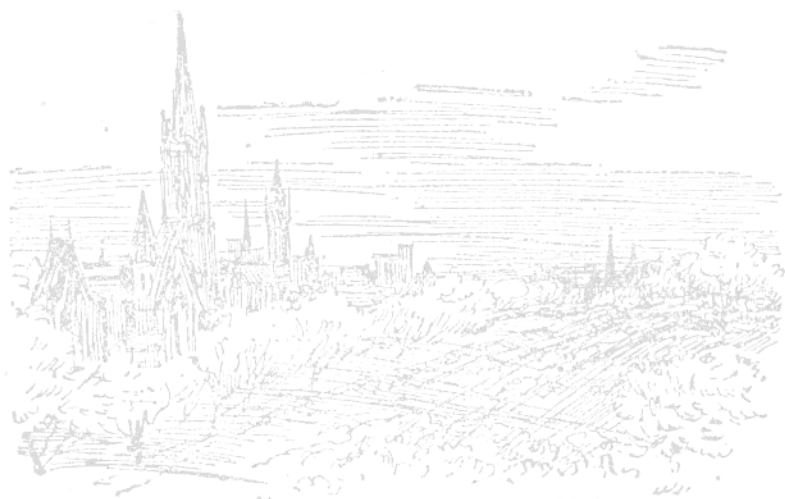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：10.800元

書號：[165] 分類：文學——長篇小說

光華印刷公司封面印刷

元興製本所裝訂 10000冊

書中如發現有裝釘上之缺陷，如破頁、缺頁、倒裝等情，請逕向本社接洽。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，當將新書(平郵)寄奉。



飛機在五公尺的高空起火了。赤熱的火舌貪婪地從右面的馬達沿着機翼和機壳爬出來。火不斷增長和擴大，漸漸靠近了駕駛艙。機長向全體人員發出了跳傘的信號。

探照燈光好像一把火劍切開了烏雲密佈的黑暗的天空，折斷了又熄滅了。被大火擁抱着的轟炸機不必去照亮它——它像誰的看不見的手中的一把火炬，給黑沉沉的天空開了一條路。

射擊手阿里姆·利扎馬托夫第一個跳傘。他開了艙門，用胳膊肘吊着有一秒鐘，然後落在夜的黑暗中。降落傘幾乎立刻像一個大圓屋頂在頭上張開，阿里姆悠悠

老頭兒好奇地問：

『怎麼到此地的？』

阿里姆拿手指指天。

『哦哦……』老頭兒

微微一笑。『那麼，是從

飛機上下來的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這旅行有趣……』

『我看不見得怎麼有

趣，』阿里姆悶悶說。

他心裏高興遇到這個

老頭兒，而不是一個法西

斯強盜。

『您怎麼懂俄文的？』他終於發出第一個問題。

這陌生人正了一正眼鏡，輕輕地幾乎是無聲地笑起來，露出那潔白整齊的牙齒。

『先把您的手槍藏起來，青年人，在我們相識的時候根本用不着這個。客人應該客客氣氣。藏



『哦哦，』老頭兒微微一笑。『那麼，是從飛機上下來的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這旅行有趣……』

『那麼，您是烏茲別克人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俄文說得也很好？』

『現在很少有烏茲別克人不會說俄文了……』

他想：『老頭兒是不是在使狡計？博得我的好感，心裏却打主意怎樣更好地把我送到該送的地方去。』

『這麼辦，青年人，』陌生人沉思的樣子說。『首先要做的是離開這裏。我既然能走來，別人也能走來的，您呢，我覺得並不愛擴大交遊的圈子。我們走吧！』他把鐮子舉到肩上，向松林的深處走去。

利扎馬托夫猶疑了一會兒，然後就跟在他後面走了。

森林漸密，周圍長着樅樹林的丘陵開始了，接着是一條大路順斜坡直下去。

老頭兒走得很快，跨着細碎而又急促的步子。

『大概是一個獵人，』阿里姆想，勉強才跟得上自己的新朋友。『至少有六十歲了，可是跑起來還像隻羚羊一樣輕快。』

老頭兒看來很熟悉這個森林。他沒兜圈子，沒四面張望，一直走去，很有把握地繞過榆樹、黑莓樹的矮林，又穿過了林緣。在那光亮的瀟灑朝陽的林中空地後面，開始了長滿樅樹、羊齒草的深

谷。谷底湧出清澈的泉水。

『您就在這裏待着吧，』老頭兒站住腳說。『難得有人上這兒來，除了愛好大自然的人。可是現在這些人是不多了。這裏可以躲一躲。』他低頭打開自己的背袋，掏出一隻咖啡色的有一點像麵包的長饅頭，一塊乾酪，都給了阿里姆：『拿着……這裏水很多。您等着我。我原是上菜園子去，正確點說，上自己的馬鈴薯地去，碰上了您。也許是您的運氣。等着我……您要走開，可得抱怨您自己。其餘的事情，我來考慮。祝您平安！』他抬起帽子，鞠一個躬，很快地走出深谷，在樹木之間走得看不見了。

阿里姆一個人留着，立刻吃起來。他把乾酪和麵包分成兩個等分，消滅了一半。泉水使他得到了極大的滿足。阿里姆不住嘴地一大口一大口喝着。直到飢渴滿足了，才又想起心事來。怎樣來評斷這發生的全部事情呢？是什麼好機會使他碰上這個精神健旺的小老頭兒呢？如果他不是一个法西斯強盜，那就算阿里姆的運氣了。

但能不能信賴這個老人的友誼呢？

阿里姆摸摸袋中的手槍，彷彿要檢查一下戰鬥準備的情形。

傍晚，老頭兒來了。手上拿的仍舊是那把鏟子，肩背着一个小口袋。

『就是我。您大約不止等我一個，以為是跟什麼人一起來吧？』他問，一面微笑着，試探地瞅着阿里姆的眼睛。『喂，說真話吧？』

在酒吧間裏打死了一個黨衛軍軍官。你們想想看！拿什麼打的？啤酒杯。他們教他的腦袋變成了炒牛肉……唔唔……滑稽戲！」

尼基達·羅吉奧諾維奇覺得莫勒爾還要很久地談些轟動的新聞，便走到外間電話機那兒去撥號碼了。回答的是尤爾更斯的聲音。

尤爾更斯要求奧若金和格利亞茲諾夫在晚上十點鐘上他那兒去，並且告知了自己的地址。

朋友們從到達的那天起，便沒有和尤爾更斯見過面。他先把他們帶到城防司令部，而後又帶到這個旅館，吩咐等他的電話。關於叔爾黑和基比茨的住址是一點不知道。學習已經中斷了。

當尼基達·羅吉奧諾維奇回到房間裏來的時候，莫勒爾漏完了一晝夜搜集的謠言和傳聞，就開始邀住客到自己家裏去吃飯。朋友們愈是力辭，主人愈是堅請。只好答應下來。

莫勒爾和家眷住在一座緊連旅館的房子裏。莫勒爾的老婆黑爾脫魯塔很有些像瑪特蓮娜·西爾達葉芙娜·特里亞斯金娜，可是不同於她的地方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安靜。

主人把奧若金和格利亞茲諾夫帶進同時作辦公室用的會客室。這房間裏陳設的傢俱看來還是主人的祖先用的。牆上掛着家族的照片。有一個窗壁上掛着希特勒的側面像。

當朋友們和主人一起吸完烟的時候，莫勒爾的老婆招呼大家入席。

餐室內有一面牆幾乎被一隻大食櫥佔滿了，這東西儘可以作鐵路食堂中的裝飾品。隔着玻璃櫥門看到各式大小酒杯和捷克水晶玻璃花瓶。一架很大的枝形掛燈從天花板上吊下來，差不多碰到了

